



马九峰

大河湾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云苓 摄



随笔

酸枣熟了

王运师

酸枣是酸枣树结的果实，是一种木本植物。我们当地把酸枣树叫枣刺，因为它浑身长刺、果实像枣、又是灌木，民间叫它枣刺。酸枣树有两种，一种小酸枣树，一种是大酸枣树。大酸枣树有的地方把它叫作芽枣树，果实比酸枣个儿大肉厚，树冠似枣树，是酸枣树生长八九十年后形成的。它的果实颜色和小酸枣一样，有深红、黄红、大红三种，味道有甘甜和酸甜两种。酸枣树多数生长在山上、丘陵地带的崖上、地头、路两旁和沟崖上。

过去由于物资匮乏，孩子们对酸枣独有宠爱，儿时的我常常和三三两两的小伙伴们上山、下沟去摘酸枣。到了地里只要遇见酸枣、只要没人管，我们就上树去摘，摘满口袋下来分给弟兄们，手上腿上扎满枣刺痛得鲜血直流，用土一按就回家了。

过去家里人都参加集体劳动没时间割酸枣树做柴火，我每年暑假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割酸枣树。早上起来扛上三米多长的一条扁担，拿上两条七八尺长的皮绳，提上六七尺长的钩镰，从山上割到山下、从崖上割到崖下，凡是我能跑到地方、能割到的枣刺我都会割掉，每天早上割一担、下午割一担，一担约有七八十斤，路程近者三四里、远者六七里。暑假期间我割的枣刺在家里东墙边堆了一大摞，高约有四五米。寒假期间，我又扛上擗头去刨枣刺根，回来时我把枣刺根对根、杆对杆，用绳从中间一捆，用擗把向枣刺中间一插、背到肩上就扛回来了。

六七十年代，农业社发展多种经营，发现小枣接大枣能创收，就让有技术的社员把村里的沟沟岭岭、荒山

荒坡、崖上崖下的酸枣树架接成枣树，一座荒山秃岭逐渐变成了花果山。

如今几十年过去，农民们开始在承包的土地上栽种国槐，农民做饭都用电和煤，休闲多年的酸枣树如雨后春笋般漫山遍野茁壮地生长起来了。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入，人们的认识不断地提高，开始用酸枣做各种饮料，帮助人们消食开胃；用酸枣仁做成药品，用于安神活血帮助睡眠，酸枣的价值得到充分利用。收购酸枣的走街串户络绎不绝，收购价格成倍上涨，由过去的几毛钱一斤涨到五六元一斤，今年又涨到十几元一斤。

因为酸枣树是野生的，谁采摘就是谁的，采摘的人都很兴奋。于是全家出动、全员上岗、早出晚归、争分夺秒，时间就是金钱。参与者：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有四五岁的小孩；有本村的、有附近的，还有百十里外赶来的；有用棍子敲打的、用手往口袋捡的，有开着三轮车用镰刀将酸枣树枝砍掉装到车厢里，用木棍一敲酸枣就落到车厢里了，酸枣枝往地里一扔了事，这种行为虽然不文明、但既快又省力。一家少则卖几百元，多则有卖几千元，一个季度下来有的人能卖到一两万元，群众高兴地说：“拾的麦麦饼子——干赚。”

如何把零散的酸枣树管理好，发挥更大效益。首先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组织地做到统一管控，分户管理，责任到人，留存适当，精心修剪，这样酸枣树就会长成像枣树那样大，到那时收入更可观。实践证明，农村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只要你敢想、敢干、敢创新，就会收到丰硕的成果，就会有奇迹发生！

散文

像爱孩子一样爱父母

莉菲

金秋九月，又是一年重阳到，登高望远沐秋风，且看人间亲情重。

如果生命是棵树，父母就是我们的根。

一

若是每个人在我心中都有一张肖像名片，那么无关岁月，名片中的父母一直都是神采奕奕、朴实无华的形象。

放假带父母去旅游，景区门口的工作人员问我：“老人多大年纪？”

我疑惑回头，身后只有父母，并没有看到老人。

对方又重复一遍：“你家老人多大年纪？满六十就不用买门票啦。”

我顿悟，原来她口中的老人是我父母。我腹诽对方一定是看错了，怎能用“老人”来指代我精力充沛、稳重如山的父亲和精神抖擞、勤劳能干的母亲呢？

顺着对方的目光，我又看向父母，受脑海中固定印象的影响，我常常忘记父母都已年过六十，眼前因旅途劳顿而脊背微弯、面有疲色的父母和记忆中的他们仿佛有了重影，始终对不上号。

恍惚间惊觉，原来父母已经到了可以免门票的岁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饭量变小，精力不如从前，也搬不得重物了。母亲曾是我们认识新鲜事物的领路人，家里新买了电器，总是她研究好说明书，教我们如何使用，可现在她对新产品不再好奇，隐隐还有些排斥。

尽管打心底里总不愿将“老”这个词和父母连在一起，可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在提醒我，父母老了。可不，身为儿女的我们都已人到中年，不经意间其实我们早就接过了扶老携幼的接力棒。

从前我们依靠他们，如今我们成为他们的依靠。

二

电视剧《人世间》中有这样一句话：“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

为人父母者，总会把爱和希

望一股脑地倾注在孩子身上，喜忧全由孩子成长决定。幼儿时，盼着孩子吃嘛嘛香，身体倍棒；少年时，盼着孩子勤奋刻苦，成绩优异；成年后，盼着孩子工作体面，家庭美满。

如果以上几点你都做到了，那么恭喜你，做好自己，让父母不因你而心情起伏、愁绪万千，孝顺一事你已实现了一半。

而今父母年岁渐高，原以为是“养口体”的照顾突然变得更让他们引以为豪。

陈阿姨退休后去上海照顾外婆，不小心骨折了。术后，陈阿姨回到运城继续休养，我跟着父母前去探望，想到阿姨这么大年纪还要在外地做骨科手术，经此一难，肯定身心受创，情绪郁闷。

安慰的话就在嘴边，可没想到阿姨吊着胳膊，红光满面。

之后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完全没有听到阿姨诉苦，反而一直在“炫耀”。

“我女子（女儿）在上海工作那么忙，我过去没帮上忙还添了乱。疫情期间只让一个家属陪同，我们都说让她爸照顾我，没想到女子毫不犹豫给单位请了休假，说她爸年纪大了在家休息，她到医院伺候我。”

“我女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伺候过人，我都没想过能给我照顾那么好。和主治医生反复核对每一个细节，对我的身体情况比我个人还清楚，我就只需躺那儿安心等手术，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我隔壁病床的大姐先做手术，我女子专门到人跟前问人家啥感觉，有啥不舒服的地方？大姐说手术室冷得很，做完手术盖着被子一晚上都没暖过来。可这罪，我没受。”阿姨得意地跟我们说“我做完手术果然感觉手术室像大姐说得那样很冷，没想到躺到床上被窝里暖融融的，一会就暖过来啦，你们猜咋回事？”

“我一进手术室，我女子怕我冷，就找护士要了几个空的输液瓶，洗得干干净净灌上热水，把被窝暖得热乎乎的，我这手术做得心里别提多舒坦了！”

果然，不管多大年纪，孩子永远是父母的幸福来源。在孝顺的女儿面前，骨折根本不值一提。

直到现在，我仍清楚记得陈

阿姨说起她女子细心照顾她时骄傲自豪到发光的笑脸，以及她父母的连声夸赞。

父母因为爱子女，常常会无意间“攀比”起来，年轻时比孩子多优秀，年老后比孩子多孝顺。

别让父母在这场被孝顺的“较量”中没有底气，只余羡慕。

三

之前听到歌唱家刘和刚在成名曲《父亲》里唱“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时，总觉得用词不太准确，“疼爱”一般不都固定搭配孩子吗？形容父亲，用“敬爱”这个词应该更合适吧！

直到父母真的老了，我才发现“疼爱”一词用得恰如其分。

敬爱是些微的仰视和距离感，是风华正茂的父母在孩子心中高大伟岸的形象。

疼爱是发自内心的亲昵，是年华垂暮的父母对孩子贴心陪伴的依恋。

人都是往下亲的，疼爱子女是每个人的天性使然。人为什么会对孩子更有耐心？或许是因为我们见证了孩子从不会到会的成长，却要经历父母从会到不会的转变。我们习惯了孩子的不会、不懂事，也习惯了父母是情绪稳定的、任劳任怨的、令我们尊敬的“大人”，常会忽视渐渐失去健壮体魄和生活技能的他们，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

他们开始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用带点“任性”的发脾气方式获得你的关注；他们对很多东西不了解，要你解释很多遍；你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别在网上购买的东西，他们一边答应一边悄悄下单……

你一定感慨过为什么和父母越来越难以沟通？明明很爱父母，却总找不到正确的方式。

年龄像是一个循环，父母老了，变成了“小孩”。

想通这些，一切便迎刃而解了。遇事何必非要论个对错，能沟通就多沟通，有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由着他们，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那样，耐心地宠着、哄着吧。

我是女儿，也是母亲。这两个角色让我深深体会到，如果爱能用标准来衡量，父母对儿女的爱一定是最高级别。如何回馈这样浓烈的爱？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敬爱变成疼爱，像爱你的孩子一样去爱父母吧！

诗词苑

豆腐

李刘锁

一颗颗小小的身板
历经风吹雨打
日晒霜虐
炼成黄金之身
凝聚四季精华
修成一豆

即使水淘千遍
沸烫洗身
浆水腐蚀
磨子的无情肆虐
也无所惧怕
粉身碎骨
也要把洁白的灵魂
化作人间美味
无怨 无悔

玉楼春 谷怀明志(外一首)

大石

七律 同学聚会

燕舞蝶飞惊报喜，
夏暑秋寒正接耳。
冷风明月一杯茶，
酸辣苦甜吟旧事。
鞭马信疆年少始，
餐露宿霜皆壮士。
谷怀明志瓣心香，
岁华人生酬梦里。

学友相邀兴致潮，
言欢语笑激情飙。
风凉秋冷开怀饮，
心暖胸宽放量呷。
少岁同窗同桌读，
青春一校一师陶。
大江南北东西赴，
祖国何方没凤骄？